

筱 香 水	李 安 喜	筱 揚 寬	官 月 花	寶 筱 芬	花 蘭 喜	蘭 陶 鴻 雲	省 筱 生 寶	合 演	全 班	王 小 山	筱 桂 蘭	筱 香 水	王 娥
草	青	摺	山 伯	得 病	會 門 北	會 門 北	私 恩	洪 寺	盜 情	詩	王 春	水 冷 仙 月	王 娥

小世界游藝時刻覽表

二大問題

加美代廚業以法字製之之思謂
可味在實則批者牛廠後想創
此食料在實則批者牛廠後想創
才飲食之貨貨清結了有一項中
中自製之貨貨清結了有一項中
格然食品現要批者牛廠後想創
回更食品現要批者牛廠後想創
外加美代廚業以法字製之之思
有批者牛廠後想創
不喜美已批者牛廠後想創
所處前批者牛廠後想創
冠然以美已批者牛廠後想創
生有美已批者牛廠後想創
啓者牛廠後想創
諸君去牛廠後想創
永更及牛廠後想創
水有美已批者牛廠後想創

場工織染新振
海 上
境橋路馬外門南大

出 花方 花線 絨絲 光綫 直貢呢
毛巾 鮮藍 紅藍 紗深 不退色 各種布
疋 質地 堅固 花樣 新奇 尺幅 豐足 價
目 便宜 較之 外貨 有環之 無不及 愛
國 諸君 盍一 試之 如蒙 賜顧 請至 法
租界 吉祥 街爲 公和 來號 接洽 可也

西醫
吳玉孫

專治淋病 梅毒 白濁 遺精 陽痿 疝氣 痔瘡 脫肛 婦科 小兒科 皮膚科 內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牙科 電療科 放射科 檢驗科 藥劑科 衛生科 營養科 心理科 社會科 法律科 經濟科 政治科 教育科 藝術科 體育科 軍事科 宗教科 哲學科 倫理科 歷史科 地理科 生物科 化學科 物理科 天文科 地質科 氣象科 海洋科 農林科 醫藥科 工礦科 交通科 建築科 機械科 電機科 電子科 信息科 材料科 能源科 環境科 安全科 消防科 警務科 司法科 檢察科 法院科 監獄科 拘留所科 看守所科 勞改科 戒毒科 精神病科 殘疾科 福利科 慈善科 宗教科 哲學科 倫理科 歷史科 地理科 生物科 化學科 物理科 天文科 地質科 氣象科 海洋科 農林科 醫藥科 工礦科 交通科 建築科 機械科 電機科 電子科 信息科 材料科 能源科 環境科 安全科 消防科 警務科 司法科 檢察科 法院科 監獄科 拘留所科 看守所科 勞改科 戒毒科 精神病科 殘疾科 福利科 慈善科

診所 六馬路福里巷

品勝社

演合女男 灘蘇裝化

張蘭蓀

楊筱雲

王雲彩

馬連卿

朱念增

日教

夜關

菊

笙

演

飲冰室

飲冷生衛

特聘名師仿照歐美新
法製造各種飲室正
冰及衛生汽水取價低
廉坐位寬闊招待週到
爲余不備詳一試之

興泰
電燈公司
四川路A字七十三號

電 話 中 央 一 四 九
專售電料
以及花罩
式樣鮮明
歐美新到
代筆燈鈴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風流防毒油膏

每支五角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麥底哥注射藥水

每瓶一元

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奉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科發白濁丸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滋陰養血藥精

每瓶一元

上海科發藥房啓

身虛體弱者須服

分銷處
上海
大馬路中環英藥房
外埠各藥房

總發行所
上海
大馬路中環英藥房
外埠各藥房

愛華製藥會社

愛華製藥會社

部農商
等一獎嘉
鏡荷薄

正玉樹神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薄荷煙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十滴藥水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十滴藥水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保腎固精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保腎固精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保腎固精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保腎固精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保腎固精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白鳳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白鳳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白鳳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白鳳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白鳳丸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紅靈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紅靈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紅靈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紅靈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紅靈丹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六角

[illegible]

名家與小報。恰成一對偶。但按其
實。則適成反比。名家自名家。小
報自小報。今之小報編輯者。泰半
名家之徒。而小報編輯者。復假借
尤名家。以炫小報之非小。不知適
將陷其小報之每况愈下。若名家之
文字。即爲賣買所操縱。尙可每千字
得一二。若係知情不問。而出之
之作品。則至多以千字作敷衍。夫
敷衍爲主體。甯有佳作。或且寓謔
於文中。而小報編輯。雖或察
名家之作不過爾爾。乃不敢不
載。凡辦小報者。決無餘資賄
家作偽。試即以各報作編輯
不過苟延一二期。彼名家必不肯
源以稿惠之也。猶之聞名者。而
足爲名累矣。我大聲疾呼。而
小報編輯。不如取反逆義務作
之。尙可加以最精抉擇。近來然可
若復迷信名家。此報當不崇朝
天。

王長林。亦名松子。演小花臉戲。開口腔。文雅而正。可以充場。不過離口跳。相和「方巾」。若張文斌冷雋。即彩旦亦未必勝人。且「不願演」。居今日伶界。亦足稱上乘角色。唱作亞於劉奎三羅百歲。白口響亮清晰。優於趙仙舫李敬山。最擅長斷角。則爲開撫閣行之樞夫。小放牛之牧童。及其他注重腰腿之戲。以故羅（百歲）麻（程子）等近後。老全仗力大善跳。與控子比較實在優劣。直將羅揮之戶外。安足相提

情修營去審者近及感見際

竟有國樂聲之聞。歌聲嘹亮，叩門聲。急急忙忙，已到了門前。人聲聲戚戚。中間歡息起來。在憶兒。却也沒覺得自己唱些甚麼。家歡些甚麼。因此一來。荊門城外一帶。都把憶兒當作奇童量。甚別家的女孩子。也自沒腔沒調的。學着那憶兒唱起來。光陰迅速。憶兒已長到十一歲了。新髮初結。玉肌可悅。幽韻嫵媚。如蘭斯馨。那凄歌聲。自然不經見許天下傷心人酒場浪聽的了。他那時雖祇十一歲。已碩長玉映的。像十三四歲人了。日夜帶着外父陳老順的衣。當釀酒。也很辛苦。可憐佬大一個蘇州城。竟沒有個有福分人。識得這遠遠獨立的憶兒。有幾個略為曉得些好歹的人。見了她。說一聲個妮子清不濁。已算是抬舉不過的了。咳。野人之祠。自待蔡氏。獄中之劍。當屬雷家。著實的也沒話好替憶兒抱怨的。倏忽之間。又過了五年。那個頭裏邊。憶兒雖然從朝至暮。當着個酒釀。忽從未見他有個笑容。十二個時辰。差不多有十個時辰是鬱鬱欲飲。雖然鎮日的不快活。對着那外祖父。却溫和孝順到十二分。老順又痛她。又疼她。想這妮子。怎麼一點笑容都沒有。敢是悶壞了。或者有了病哩。終究沒娘小孩子可憐。小時候奶水沒有吃足。所以如此嬌弱。有一天無意間她為甚不笑。她凄然答道。外公呀。哭是同哭一樣的呵。有甚麼分別。

雜誌的潮流。和客廳一般。已經過去了。那些零星小件。現在做了雜誌的承襲人。此起彼仆。東坡西漲。不知誰生誰滅了多。但是爲甚不能永久存在呢。據我個人的眼光觀察。研究出兩種原因。一種是受經濟的窘迫。一種是爲讀者厭棄。其實這兩種「因」。乃是從一個「果」。『讀者生』的我也是一個『果』。如今也漸漸的有些厭棄了。爲什麼要厭棄呢。因爲編輯的不把全副精神。始終投的『實』上去。大抵都是頭上很起勁。越編越趨。編到後來。不管什麼東西。祇要填滿了。一紙張。便算告卸了他的編輯責任。年俸很能入眼的報紙。定了七八份。越看越乏味。自然一份一份的淘汰。到如今。尙在那裏看的。連生數不到。我個人如此。料想別人也總是一樣的吧。那麼那『報』的方面。銷路一跌。廣告受影響。這兩面自一退化。出多入少。經濟方面。自然要受窘迫。倘然基本金業因一些『因』可支持。但是辦這些零星出版品。物之入。未必見得預備多少多少發售。未到此地步。自然祇好跑到消消停停的路上。目下這些零星出版品。是依舊不少。可惜十停中。九停中是有暮氣發現。如今我不談舊的。談新的吧。

秀園車庫

汪金林能人不能
賈洪林同光返照
老伶汪金林。逝世五六年矣。汪名
雖不
甚著
而
內行
聞其
死也
。儉
謂俗
界至

歐戰與勞働者

(三)勞働者反對強迫軍役

同盟協商兩方面。動兵多至千數百萬。人然大半徵自
殖民地亡國之民。當然向死路先進一步。惟作戰時故一
意久。戰線蔓延愈遠。兵力之需要。額亦愈大。故一
九一六六年間。諸交戰國。均集全力以應付。【人力
問題】除多設種種方法。鼓吹人民入伍外。一面提出
強迫軍役案於議案。議員之戰勝狂熱。正不讓政府。

仲公

終身無特別處。然字正腔圓。平
正穩鍊。後起諸輩。如李鳴玉扎
李等。皆不及也。

賈洪
少時
甚紅
因在
王府
會自
一內
失和
爲其

汪出
身科
班。
亦林
之輩
。雖
僅以
角終
其身
。擊。繼之以活動的勞働者。集會演講。刊佈印刷物。
申明戰禍之作自政府。戰爭之無益於人民。警告國
民。相率退去兵役。要求政府。取消是議。否則則罷
工。最後之對待。此種。偏於左派。政府則速飭
防衛軍。捕捉各黨領袖。其要人物罷工風潮漸
大起。政府之壓力大增。各方爭持。迄無效果。繼之
以暴動。加拿大開始叛亂。勞働黨彈劾於總督。致
澳洲百尼克倫等處叛亂。勞働者相率罷役。致
下獄者有七十餘人。此種。因勞役而鬧事者。不
勝縷述。卒之。政府制。多優恤兵士條例。優待兵
士家族條例。恤亡條例。優待兵士
。清。

牌。第一場七郎唱完下場。調扮好。汪配六郎。乃添出巡警。唱原板一大段。爲他角所解。愚者不察。歸功於譚。盛稱其妙。楊六郎反做了巡警之人。十齣字時時貼演。擬樣模原。出張稱惟石頭合演秦國英。則每演必受倒。蓋場上有德霖之清潤。自然洪之枯促。益明顯難挑。某歲。第台排一神怪劇。(其名已忘)賈去只

之心之

廣慶可惡。上次把我在半月裏對上個鴨屎。弄得我看見這兩字。就覺慶有陣怪難聽的鴨矢臭。撲進鼻管來。我氣極了。還敬他一個「續紹」。他說他自己已經對過了。這個仇。不容易報呢。我道。我的目的。在乎平仇。所以給你對上一個不好的名詞。至于報仇是那一個。我可不管。只子報父仇。也是事所常有。他自己已是對過了。算他自已替我報了仇。我倒倍加歡喜開懷。哈哈。呢我實在開懷極了。廣慶慶。你下次再敢嘲舌嗎。

夢鴿化了個女名「雲珠」。說是他的妹子。實在他和我一般。沒有阿妹的。竟有位蘇州的蘇重威。南京的錢屠郎。上了他的當。來信後而附上句道。令妹雲珠前。乞代候。我看了真個要忍俊不禁了。那蘇蘇二位先生或者在那裏轉彎的念頭呢。哈哈。我不忍看他害相思。揭穿了罷天恨喚「紅裙」。廣慶喚「曼雪」。菊高喚「倩珠」。把廣慶的「鴿兒」。伊治喚「菊棠」。夢鴿喚「雲珠」。聽說說道還喚「曼倩」。把廣菊的名字。截五兩個字湊成。大約他具兩人的丰態罷。他們又要我化一個。我左思右想過我的。理想（諸梨香）罷了。我看還是我這個名字。來得道地些。吟

前日東南風。夾着傾盆雨。雖然嚇煞人髮髯。新送秋老虎。風息雨且住。老虎還復來。好行其德那算德。風雨老虎齊爲災。所幸虎相非毒怒。

者。只數日威被狐假。三馬同南轅。信有之。無復蒙皮已二馬。君不見韓盧將虎當狐兔。虎仍粧做獅子怒。

秋老虎歌

楊慶田

詠秋老虎記

忽簾客時彥入。鵲立於重門間。用目窺兩老人與妹者良久。戚翁曰。噫婦婿。每日至爾同出入乎。時彥驟聞老人問。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不承對曰。乃轉聽其姑。風花即擗言曰。以兒看東海性情和善。心志平善。必非與兒毫無情愫者。獨以秋癩妮子。善於獎惡。東海又嬌媚無聊。故爲彼軟化。誠能令之久處兒側。不使返其家以親秋癩。

以恢復原狀。庸知洪林此次唱過。登台食以爲異。愛之者。咸謂洪林可以師。獨京人。至今有人稱念者。利用。及稍同流合污。則起而趨趙。趙始人忘負鼠義之譏。實聲輕之。培又寫出此不足怪。小余出此手。自視何輕。可怪也。」李陵碑場一段。總名迴龍膽。而有龍胆之身龍尾把之別。盼姣兒三字爲龍首。不由人珠淚雙流七字爲龍身。的兒呼之猛拍頭。亦是迴龍。漢奔兆時之猛拍頭。

武藝業湛深。近代老生。誠無能
與之比肩。倘嗓音可恢復在天津出
台。願小余三勝勝名時代原狀。
則繼承近百年意氣消沈。在供人
可惜小余近年意氣消沈。在供人
處也。

悲調。義主悲感。曲牌甚夥。末
恨石虎將戰馬咬倒。與三場破破
段。則皆名那調。亦稱咽調。
慎聲。知此者。則唱來必可破
處也。

中場款楊家一段反二黃。漢劇名
月。此曲與漢劇。又不同。名曰
月。此曲與漢劇。又不同。名曰

海上覺夢人

(三六)

歌浦潮拾遺

○第六回 貴婦落風塵難開春色 奸人工心計借著代

講者是十拿九穩也不會跑的。故此心定尋良。那晚也不回來。這幾天

這一晚一個人散手散脚。安安穩穩的睡了一個通宵。到了第二天。局依舊沒有回來。白天尚不覺得。一到晚上。憐芳心裏有些疑惑了。不曉得還沒落款。一到第三天的朝上。憐芳起了個大早。帶了支票簿子。圖書。跑到老青那裡。叫老青填了三張支票。總數約在五萬以外了。爲憐芳聽局長說。這一家銀行是和河工有關係。而且又是局長同鄉人。那裏做個行總理。局長非但是個存行大主顧。還是大股東哩。莫說現在有十多萬存在裏頭。就是支空五萬六萬。也不要緊。可憐她鑽了這圈套。所以一寫就這許多。

蘇州二日記

(一)

周傳儒自京寄

北寺塔。在報恩寺內。相傳爲孫權
吳夫塔人所建。故有塔十一層。疊
經燬壞。今塔爲明僧如金所修。峙
巖宏壯。爲一郡浮屠之首。三元坊
有滄浪亭。余自玄妙觀去約三四里許
。通真包車。余至妙觀去約三四里許
人游覽。與司閽者幾度接修。並告
其遠來不易。得許通融入門。走廊
環抱。中庭小山聳峙。其上柳榆雜
植。野草叢生。有石洞曲折。蜿蜒
可上。右掃探池。深廣各二丈許。
山頂回廊。寬然一亭。休憩其中許。
遠眺山光。近聽蟬噪。令人作瀟瀟
淅淅之想。是亭爲張樹聲所築。亦
稱滄浪亭。非滄浪亭舊址也。舊址
。則此雖離南面王不易矣。亭內
蘇軾欽治滄浪亭記。係歷實時所書
字極勁勁豐潤。讀其文。沁人肺腑
然而讀碑後。陡覺風韻俗狀。有
鄙者。正中爲明道堂。其南有報恩
一。堂之左右。東舊西新。姻屬
折。旁植杞柳。遶廊而西。至五代
名賢祠。壁間塑像。多明清兩代
名人物。所謂狀元者以十數。吳越
文風之盛。可以想見。南顏盡處
高台台。上設二牌位。爲趙鼎
南諸家。林壑丰秀可人。枯坐地
。看挑菜人赤足畦畝間。聽清風
竹。習習作響。移時始去。
傍晚。徘徊閨門一帶。建築宏麗

遊魚出沒可數。岸邊有垂柳數株。長條垂地。使當十五月明之下。盡小皮小艇。倩吳娃唱楊柳岸晚風殘月。

編輯完了	記者	前年秋盡冬初。民衆甫過日下。伯琴忽挾半月若千。至花港。司招民衆。蓋復開場。始民衆以月兩冊也。是時已閱別一條。衆談良久。卒因半月發行。應別去。不意從此一別。故開耗深滋仰慕。而讀復開者著之哭阿九。民衆亦爲之凄聲下。不備鵲橋原上之愁。兩度成言笑。治事精細。重然諾。爲人謀誠懇忠實。昆季間亦極友愛。自出

前日本欄第二批第二行第九之「

(未完)

羽。之。小。龍。出。頭。我。托。有。

白簪 一 爲

長遇和因在在套

鹿。 刻。 脾。 足。 台。 曲。 百。 題。 天。 下。 西。 中。 風。 打。

秦 歸 公 以 年 其 石 所 然 淚 官 經 母